

# 選聲相

## 第八輯

|   |   |
|---|---|
| 貌 | 禮 |
| 壽 | 見 |
| 客 | 人 |
| 財 | 請 |
| 南 | 求 |
| 紅 | 萬 |
| 鐘 | 里 |
| 話 | 馬 |
| 贊 | 搖 |
| 面 | 五 |
|   | 美 |
|   | 畫 |
|   | 人 |
|   | 扇 |
|   | 路 |
|   | 鈴 |
|   | 句 |
|   | 云 |
|   | 燧 |

## 禮貌

乙：这回咱倆說段相聲。

甲：對了。那位說：“你們這相聲演員為什麼一上台先給觀眾鞠躬呢？”

乙：是啊。

甲：這就是對觀眾的禮貌，表示我們很尊重各位；同時也說明我們說不好，請觀眾多給提些意見。

乙：就是這個意思。

甲：另外還有一個作用。

乙：什麼作用呢？

甲：就是說我們要是說錯了，您可別揍我們。

乙：廢話！能揍你嗎！這就是禮貌。

甲：這是笑談。要說禮貌，不只是相聲演員應當懂，人人都要懂得禮貌。

乙：那是。

甲：有的人不懂禮貌，就極容易使人不滿。

乙：是嘛。

甲：你就拿說話來說吧，你要懂得禮貌，說出話來對方就愛聽。比如你跟人家見面說話，早晨要說早晨話，晚上要說晚上話。

乙：那當然了。

甲：早晨見面必須這麼說：“嗨，您剛起！”晚上見面呢，您得這麼說：“哟，您還沒歇着呢？”這就好聽。

乙：對了。

甲：您不信要給倒過來說，就不象話。

乙：怎麼？

甲：早晨見面說晚上話，晚上見面說早晨話，不但不順耳，還惹得對方不滿意。

乙：是嗎？咱們楞給它倒過來說，您學學！

甲：我給您倒過來問。晚上見面說早晨話：“嗨，您剛起？”

“啊！我睡一天哪？”

乙：不象話。

甲：早晨見面說晚上話也不行。

这位老太爷早晨剛起來，出來倒尿壺，你來這麼一句：

“嗨！您還沒歇着哪？”“啊！我倒一宿尿壺啊！”

乙：是不順听。

甲：这就是不会說話，不懂礼貌。

乙：对！

甲：还有打听道的也得有礼貌。

比如您骑着自行車打听道，

必須下車再打听，說話要客

气：“借您光！我上北陵由那兒走？”“噢！您上北陵，您

由这到市府，奔工業区，过兩

孔桥，一直到北陵了。”这人

家能好好告訴你。

乙：那是，有礼貌嘛。

甲：真有那沒礼貌打听道的。

乙：有嗎？

甲：有。有一回就在第一商場，

打听道的这位骑着自行車，

他不下來，左脚尖一点地，兩

只手扶着把，眼看着便道；他

叫人家那位走道的：“喂，过

來！”那位不知道什么事，規

規矩矩的就过来了：“您有什么事兒？”騎車的說：“我

上北陵由那兒走？”这位一

听：啊！跟我打听道就这模

样，一点礼貌不懂。这位心

里話：我呀！我得給他点教

訓！“噢，你上北陵啊，我告

訴你：你由这兒上大西城門，

拐弯奔西榮行，一过那渾河

大桥，順着大道你就往前走，

过兩回火車道就到了。”这位

还真听话，一直騎下去，騎

了有倆鐘头，也沒到。他一

琢磨：我得再打听打听，正赶

上对面来个老头，嘴里叼着

大烟袋。这回他可不下車了。

乙：这回怎么下来了？

甲：累的。“老大爷，我上北陵打

那兒走？”老头抽着烟，一翻

眼皮：“那兒？”“我上北陵。”

“北陵？北陵在沈阳哪！”“您

这是那兒？”“这是苏家屯。”

“苏家屯？好，回头見吧您

哪。”

乙：又回去了。

注：打听道这一段，地址可按表裏时  
当地情况灵活变更。

## 見人 姓 寿

甲：說話不容易。

乙：那有什么不容易的，就隨便說唄。

甲：隨便說？在新社會有什麼話說的對不對的，同志之間都有個諒解，說的太不對了，有了意見交換交換，完了。

乙：是啊。

甲：在舊社會你要不會說話，就容易得罪人。

乙：是嗎？

甲：在舊社會，會說話的，專門奉承人，講究見人姓壽、見物增價。

乙：什麼叫見人姓壽呢？

甲：你比如說這位老大爺今年六十三歲，你過去一問，你要會說話，他就高興。

乙：怎麼說？

甲：“噢，老大爺，您今年高壽了？”

乙：他說什麼？

甲：“唉，我今年還小哪，六十三了。”

乙：噢，六十三啦！

甲：六十三，他為什麼還說小呢？

乙：是呀！

甲：這就是客氣，一方面說我呀，雖然六十三了，比你呀也大不多。

乙：噢。

甲：另一方面說我呀，离死還早哪。

乙：你這不廢話嗎！

甲：你一听他說六十三啦，你要會說話，他就高興啦。

乙：怎麼說？

甲：“您不象六十三的，您體格多好，您這是留胡子顯的。”

乙：噢，真會說話。

甲：“您要不留胡子，頂大象五十來歲，您看您的腰板還沒塌呢。我爸爸那年三十五歲，腰就直不起來了。”

乙：怎麼呢？

甲：羅鍋。

乙：這不廢話嗎！

甲：“您年輕的時候好練吧？”“唉，

可不是，托您福。”这他爱听。

乙：噢，就是把岁数往小里减，叫  
见人嫌老？

甲：对了，不过嫌寿您也别太嫌  
喽，太嫌了他也不太乐意！

乙：怎么？

甲：你见六十多岁老大爷，你问：  
“老头！几岁了？”“啊！几岁  
了，比你爷爷还大呢！”

乙：不愿意听。

甲：不愿意听，所以也不能太嫌  
寿了。

乙：对。那么什么叫见物增价呢？

甲：比如你买这条手绢，我问：大  
哥，您买的？

乙：啊。

甲：多少钱买的？

乙：五毛。

甲：五毛！不对吧？

乙：这我还说瞎话吗！

甲：卖手绢的和您认识？

乙：不認識。

甲：不認識怎么这么便宜呀？上  
回我买的花十五塊。

乙：是手绢吗？

甲：不，被面。

乙：这不是废话吗！

甲：您这手绢现在卖，还能值五

十塊。

乙：就这条手绢？

甲：再搭上一件皮襖。

乙：你呀！外边蹦蹦跳跳去吧！

甲：他爱听。

乙：没法爱听！你都给捧假了。就  
这条手绢值五十塊？

甲：反正这么说话他不生气，不  
信你给两边换过来，非打起  
来不可。

乙：怎么换？

甲：见人增寿，见物嫌价。那就  
不行啦。

乙：您来来！

甲：比如說这位老大爷六十三，  
你一见面先来这么一句。

乙：那句？

甲：“嗨！还活着哪？”

乙：这象话吗？

甲：“今年高寿了？”“唉，我还小  
哪！”“噢，还没满月哪？”

乙：啊！什么叫还没满月哪！人  
家那是客气话。

甲：“你多大岁数了？”“唉，六十  
三啦。”“六十三还小啊！你  
想活多大，你是赶上好年头  
了……”

乙：怎么？



甲：“秦始皇那年頭，六十歲不死活埋。”

乙：這是怎麼說話呢！

甲：“眼神還行嗎？”“唉，眼神還行啊。”“噢，眼神還行，你看（晃五指）這是幾個？”

乙：啊！那甭說是老頭，小伙也看不見，（學晃手）你說這是多少？

甲：“牙口還行嗎？”“行啊！”“牙口還行，我這有個鉄球，你把它嚼了吧！”“你呀！玩兒去吧！”

乙：那能不讓你玩兒去嗎！有這麼說話的嗎？

甲：見物撈價也不行。比如說你這條手絹，我問：大哥，這條手絹多錢買的？

乙：五毛啊。

甲：啊！多少錢？

乙：五毛錢。

甲：五毛錢！就買這一條手絹五毛錢！你可真有錢，這什麼玩兒？象小孩尿布子似的。

乙：你呀，拿過來吧！

甲：我們那小孩花一毛五買的，比你這個還好。你呀！你純粹地瓜！

乙：你才是地瓜呢！

請

客

甲：干什麼都得學習。

乙：那當然啦。

甲：說話也得學。

乙：那还用學嗎？

甲：那还用學！你要不學，一樣的事你要說不好，就容易得罪朋友。

乙：是嗎？

甲：我以前就不會說話。因為這

個我得罪很多朋友。

乙：噢。

甲：說這話是在舊社會。那時候我小，剛滿徒，大家都替我高興。

乙：是啊。

甲：我請客。

乙：都有誰？

甲：有學徒時的介紹人、保人，還

有兩位朋友。就在××飯館，說定十二点开席。

乙：噢，十二點。

甲：都到一點啦，人還沒來齊呢。

乙：缺幾位？

甲：就缺一個人，那也不能吃。

乙：是啊，都是朋友，不等不好看。

甲：人家飯館直催我，我一着急，無意中說了一句話，就把朋友得罪了。

乙：你怎么說的？

甲：我跟這三位說：“您看見了沒有？都一點了，該來的還沒來。”其實這算什么呀！

乙：是呀。

甲：那位多心了：“噢，該來的沒來，合着我不該來，我走吧。”你看叫我氣跑了一位。

乙：不會說話嘛。

甲：我又跟這位一說，把這位又得罪了。

乙：怎么說的？

甲：我說：“你看，不該走的倒走了。”這位一想：“不該走的

倒走了，噢，我該走啊，我也別楞着啦。”又走了一位。

乙：好嘛，走了兩位，剩一位了。

甲：是啊。象那我就別說了。

乙：對呀。

甲：我又說一句話，連這位也氣跑了。

乙：你怎么說的？

甲：人家勸我：“兄弟，下回說話留點神，你太不會說話了，你看你說的是什麼話？該來的沒來，一定是人家不該來的來了。又說不該走的走了，合着我們該走，你這話說的對嗎？幸亏哥哥臉皮厚，我要臉皮薄，我也走了。”

乙：可也對。

甲：我又說了一句，連他也氣跑了。

乙：怎么說的？

甲：我說：“哥哥，您不知道，我這話不是冲他們倆說的。”他一聽：“噢，冲我說的，我也走吧。”

乙：他也走了。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 万 里 云 南

甲：說書唱戲，講今比古，都是假的，可在人作。

乙：那是。

甲：听評書有扣子，听大戲有軸子，听評書不管多远路程，几个字一說就到。

乙：那几个字？

甲：“飢餐渴飲，曉行夜宿，这一日来到了杭州。”到了。

乙：就这么快？

甲：可不，这就是說書的嘴，唱戲的腿。

乙：怎么叫唱戲的腿呀？

甲：你看唱戲的不管多远的路程，在台上一繞就到了。

乙：是啊。

甲：大家都听过吧，有这么一出戲叫“反云南”。

乙：对，这戲大家都听过。

甲：云南多远哪，万里云南。

乙：是不近。

甲：要是唱戲，在台上一轉圈就到。

乙：是嗎？

甲：可不，台上站着武生，拿着馬鞭，跟打旗的說：“众將官，兵發云南去者！”打旗的說：“得令哦。”

乙：嚇！熱鬧。

甲：台上一吹那个三节腔：隆冬噲、隆冬噲、隆冬隆冬噲……打旗的在台上一轉，对着下場門站住嚷。武生問：“兵馬为何不行？”打旗的回答：“兵至云南！”

乙：这就到了？

甲：对了。就这么快，逢場作戲嘛，沒听说真上云南的。要真上云南，那火車就沒用了。

乙：怎么沒用啊？

甲：你想啊，你要真上云南，你就看看報紙就行了。

乙：那干什么？

甲：在報紙上看看那家唱这出戲，你买張票，扛着行李卷，在戲院前三排一坐，又抽烟，又喝茶，等这出戲一唱，你赶紧給人家茶錢，扛好行李卷

做准备，等武生一說：“众將官，兵發云南去者！”你可別听了，扛着行李就上台，跟着打旗的轉悠，台上一吹三节腔（念三節腔）站住了。你再看吧。

乙：到云南了？

甲：还在台上哪。

乙：还在台上啊！

甲：你琢磨琢磨那能到嗎！不能仿真，真要仿真这戏沒法唱。

乙：怎么？

甲：演武生的一發話：“众將官，兵發云南去者！”打旗的嚶哩

咕嚕都跑后台去了，洗臉的洗臉，打行李的打行李，买票的买票，都奔云南。他們是走了，听戏的不干哪。

乙：怎么？

甲：好，一个多鐘头台上没人，听戏的火丁：“咳！服务員，台上怎么回事？”服务員說：“唉哟！我还忘告訴您了，他們都上云南了。”“他們上云南了，我們怎么办？”“怎么办？您过年再来接着听吧；要不您跟他們一塊上云南听去。”

乙：这象話嗎！

## 馬 路 紅

甲：相声講究說、学、逗、唱四个字。唯独这唱字不容易。

乙：可不是嗎，得有相当的工夫。

甲：您看麒麟童、唐韵笙、譚富英、馬連良，什么四大名旦……一貼出戏报来，票价案好凡元錢，那也有的是人看。原因是人家唱的好，下过苦工夫，受观众欢迎。

乙：那是。

甲：你象我过去也唱过戏，也卖过票，票价也很高。

乙：凡元錢？

甲：一毛五。

乙：一毛五哇？

甲：那还没人看呢。

乙：怎么？

甲：唱什么都不是味兒，人家观众不欢迎。

乙：噢。

甲：要想观众欢迎，必須下苦工夫。一个演員唱紅了不容易。

乙：可不是嗎。

甲：你看这紅啊，还有多少种哪。

乙：有几种？

甲：有前台紅、有后台紅、有池子紅、有馬路紅。

乙：什么叫前台紅哪？

甲：你象四大名旦：梅、尚、程、荀，四小名旦：毛、宋、張、李，花臉裘盛戎、袁世海，以及其他在艺术上有成就的演員，人家那是前台紅。一上台观众就欢迎，一唱大家就鼓掌。

乙：噢，这叫前台紅。

甲：对了。

乙：那么什么叫做后台紅呢？

甲：后台紅有意思。艺术上沒有成就，自己也不努力鑽研，混一天少倆半晌，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蕩。沒事老来后台哼哼，他哼哼那个板眼有的地方真好，甚至比成名的演員全强，什么他全行，可就是在后台。你要給他扮上裝到前台一唱，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乙：怎么？

甲：臉也紅了，脖子也粗了，腦袋也紫了，味也变了，唱完了，他嗓子是痛快了，观众耳朵受不了哇。

乙：怎么办呢？

甲：他不是味兒啊。你琢磨琢磨他腦袋全紫了，唱出来还能是味兒嗎？

乙：什么叫池子紅哪？

甲：池子紅您可听明白嘍，不是戏院子的戏池子。那要唱紅了就好了。

乙：是什么哪？

甲：是澡塘子的水池子。你要常洗澡就能看見这路人，那兒也不唱，只要一洗澡，他就想唱。也不管別人嫌不嫌吵的慌，非唱不可。

乙：是啊。

甲：到澡塘子，把衣服滿脫完了，进池子里头。里面有兩個池子，一个热水的，一个温水的，洗温水的还不唱，先洗，洗完了，到热池子里燙，这就要唱了。（喊兩聲，咳嗽几声，像讓水燙的動作）

乙：这是干什么哪？

甲：热水燙的。

乙：嘿！

甲：一边洗，一边唱：（边唱边做洗状）  
（唱）“未曾开言泪汪汪，尊一声贵差细听端详，王……”  
（做往外吐水状）

乙：怎么了？

甲：洗澡水全跑嘴里去了。

乙：唉！

甲：这叫池子红。

乙：那么什么叫马路红呢？

甲：马路红更有意思了。你一到晚上十一点多钟，你走在马路上，就能看见这路人，他胆小，迷信，怕有鬼，也不管住家的睡觉没睡觉，走黑地方就唱，唱出那味儿来有意思。

乙：什么味？

甲：刚唱一句（唱）“听他言……”一看头里有一个影子，他一唱下句就直哆嗦（用颤抖的声音唱）“吓……得……我……”

乙：怎么这个味儿啊？

甲：这是真吓的。

乙：好嘛。

甲：这叫马路红。一个演员要想唱红了，光靠个人的力量也不行。

乙：怎么？

甲：红花得绿叶配着。戏剧是综合艺术，少那样也不行。

乙：那是。

甲：唱武生的得有几个好下手。

乙：哎。

甲：唱花脸的带个好青衣，这是一台戏。

乙：对。

甲：好老生必须有把好弦。

乙：那是。

甲：你象拉弦拉的最好的……

乙：谁？

甲：李慕良、杨宝忠。人家是全国出名。听戏的，真有为听弦去的。

乙：那不假。

甲：拉弦的一出来，先给他叫好，拉的是真好。你就听人家那定弦吧，两下（学定弦声）“哼”定好了，演员嗓子要是不好，弦能给兜上去，听不出是弦拉的，就象唱的一样，那才叫弦哪。

乙：人家那是工夫。

甲：你就象我二哥也拉弦。

乙：您二哥是琴师？

甲：不，在街上卖胡琴。

乙：卖胡琴也有拉的好的。

甲：我二哥这个卖胡琴的和别的卖胡琴的不一样。

乙：怎么？

甲：人家别的卖胡琴的，那是手工业者，自己能做胡琴，自己也能拉，自己在街上卖。

乙：您二哥哪？

甲：我二哥，自己也不会做，也不会拉，在胡琴铺子里发来的胡琴。身后背二十七个胡琴，怀里抱着四五个，手里拿着一个，他也拉，你多好的演员，要他给你拉，你也唱不了。

乙：是吗？

甲：他能把你给拉死。

乙：拉死？

甲：啊，他把十八个字都攥一塊拉，他一拉都这味儿：（学胡琴）“冬哥力哥力哥隆”，拉的挺快那怎么唱啊？

乙：是没法唱。

甲：您说这路弦谁能用？马连良能用这路弦吗？

乙：他拉不好，当然不能用他了。

甲：他拉的比李慕良、杨宝忠都好，也没人用。

乙：那怎么说呢？

甲：不行啊，他有个习惯。

乙：什么习惯？

甲：你叫他坐着拉不行，他非得一边踹踹着一边拉。

乙：噢，走着拉。

甲：用他拉弦，演员在台上刚唱一句，再找拉弦的，没了。

乙：那兒去啦？

甲：踹踹后台去了。

乙：噢，走了。

甲：您说这怎么唱啊？

乙：这路弦啊，谁也不能找他拉。

甲：不，有一路唱戏的非得找他拉弦不可。

乙：那路唱戏的？

甲：就是我方才说的那个马路红啊，非得用这路弦。他在马路上唱，他在后边跟着拉，还有作伴的。

乙：他俩还真合适。

甲：他俩是合适了，谁听啊？有买票在马路上追着听的吗？手拿着票：“喂，借光别挤，我买票了，我跟着听。”

乙：有那么听的吗！



## 搖鈴鐺

甲：这回咱們說段相聲。

乙：哎。

甲：解放几年来，相聲已經成为群众文娛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了。大家都愛听相聲。

乙：那是。

甲：相聲的本身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在內容上也丰富了，在表演方法上也提高了。

乙：可不是嘛。

甲：不但是相聲和过去不一样了；您看現在听玩艺和过去也不一样了。

乙：听玩艺怎么也不一样呢？

甲：太不一样了。您看現在大部分都賣票。您花几毛錢能听好几个鐘头，規矩。

乙：噢。

甲：就是不賣票，三分一段的，那也有一定的時間才要錢呢。

乙：規矩。

甲：攔过去不行，旧社会淨講究欺騙人。

乙：是嗎？

甲：欺騙人最厉害的就是赶庙会唱野台子戏的，那才賺人哪。

乙：賺誰呢？

甲：淨賺不常出門的老太太，常出門的誰也不上那个当。老太太不輕易出門，非得到年节，領着孙子：“走啊，跟我听戏去。”到戏院子一問票价，合現在錢說吧，六角。老太太不看。

乙：怎么？

甲：嫌貴。跟孙子說：“走，咱上別处听去。”走来走去，就看見这野台子戏了。門口有一个人，一看見老太太就喊：“听戏去吧，听戏便宜，一毛一位，还有八出大戏哪！”老太太一听，一毛錢能听八出大戏，这可便宜。

乙：可真便宜。

甲：老太太問：“多少錢？”“一毛一位。”“我們这小孩还买票嗎？”“小孩五分。”

乙：小孩半价。

甲：“給你一毛五！”老太太給了一毛五，領着孫子進去了。老太太眼神不好，耳音也差點兒，非得坐頭里聽，就聽台上唱“老媽上京”。

乙：舊社會淨唱這路戲。

甲：頭一句是：（唱）“小老媽在上房打掃塵土吧您哪，……”

乙：嘿！

甲：就聽台上有人搖鈴鑼，噹啷噹啷……鈴鑼一响，打那邊過來一個人：“錢啦老太太！”老太太一听一楞。

乙：怎麼？

甲：老太太說：“我買了票了。”

乙：是啊！

甲：那個人說：“我知道你買票了。你買票是外邊的，他是他，我們是我們。”老太太說：“噢，你們這兒不一事啊？”“對了，不一事。他那兒要的是大棚和凳子錢，我們要唱的錢。”老太太說：“好，多錢吧？”“一分一位。”“行，給你二分。”

乙：這就二分！

甲：聽台上又唱：（唱）“打掃了東

屋啊打掃西屋里呀啊。……”

聽台上鈴鑼噹啷噹啷一响，剛才要錢的那位又過來了：“老太太，錢啦！”

乙：又要錢？

甲：老太太一听：“怎麼又要錢哪？”“對了，鈴鑼一响就要錢。”“給你二分！”給完錢，老太太說：“光听个打掃屋子，花一毛九了。”

乙：這也不賤。

甲：就聽台上又唱：（唱）“東屋西屋打掃完畢呀，……”就聽台上鈴鑼一响，噹啷噹啷，要錢的那位又過來了：“錢啦老太太！”

乙：又要啊？

甲：老太太說：“怎麼又要啊？”

乙：是呀。

甲：“沒跟您說嗎，鈴鑼一响就要錢嘛！”老太太說：“你們這鈴鑼响的也太快了，給你二分。”給完錢老太太指着台上：“你那鈴鑼等会响，我們不听了，我們走。”說完了領着孫子：“走！咱走！听不起，這玩藝光要錢。”

乙：這可真是欺騙人。

甲：老太太領着孫子往外走，園子也大點兒，老太太走的也慢點兒，剛到門口，就听台上鈴鐺一响，噹啷噹啷，門口有一位把老太太截住了：“錢啦您哪！”“我沒听啊！”“我不管您听不听，您也得給錢！”

乙：沒听还跟人家要錢哪。

甲：老太太一看没办法，由兜掏了半天，掏出一分錢來：“我这还有一分行不行？”“不行！二分錢差一分也不行！”老太太一听，說：“好嘛，你們這還言無二價哪！”老太太又掏兜，正掏兜這工夫，听台上鈴鐺一响，門口那个人說：“老太太，兩段了！”老太太說：“好，就你們這倒霉的鈴鐺，你能不能把我搖死？”老太太由兜掏出五分錢來：“找錢！”看門的找了二分錢遞給老太太，這票啊，破点，可也能花，老太太鬧一肚子氣，非跟他“提情”不可：“給我換換！”

乙：老太太這是愈了。

甲：門口的那个人說：“老太太，

能花。”“能花我也不要！你們怎么一点不將就哪，差一分都不行呢？給我換！”

乙：這是非換不可啦。

甲：門口的那位說：“沒看票了，要有，早就給您換了。”老太太說：“不管你有沒有，你給我換！”正這工夫，听鈴鐺一响，噹啷，噹啷，老太太自己就說了：“正好，都給你吧！”老太太領着孫子往家走，一边走一邊琢磨……

乙：琢磨什么？

甲：琢磨這倒霉的鈴鐺，噹啷二分，噹啷二分受的了嗎！老太太快到家門口了，就听身後“噹啷噹啷”的鈴鐺又响了，把老太太吓了一跳：“啊，這這兒要來了？”

乙：是啊，他怎么追人家來要哪？

甲：老太太回頭一看才放心了，是攢土車。

乙：噢，老太太是讓鈴鐺給吓怕了。